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七七次会议

2017年6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川村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7658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勒·盖特先生阁下、赫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杜兰先生和长老会成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阁下。

姆拉德诺夫先生在耶路撒冷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姆拉德诺夫先生发言。

姆拉德诺夫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把我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的机会用于代表秘书长报告在3月25日至6月19日期间第2334（201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将根据该决议的规定重点谈谈实地的事态发展，包括旨在推进和平的区域和国际努力。

我要再次指出，报告中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该件事情发生于其中的更广泛背景——半个世纪的占领、和平进程陷于僵局、各方之间缺乏对话，以及持续不断的非法定居点活动、恐怖活动、暴力和不断加剧的激进化。

请允许我指出，本月通报会适逢阿以战争五十周年。该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占领了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和叙利亚戈兰。通过谈判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是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唯一办法，这种和平的基础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的主权权利和建国权。现在不应放弃这一目标。现在应当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以便在联合国相关决议、双方协议和国际法基础上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

第2334（2016）号决议第2段要求以色列采取步骤，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立即完全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在报告所述期间没有采取此类步骤。事实上，自3月24日以来，关于定居点的公告较上一报告所述期间大幅增加，修建近4000个住宅单位的计划得到推进，并发布了2000项招标。联合国认为，根据国际法规定，所有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第2334（2016）号决议称，国际社会将不承认对1967年6月4日界线包括涉及耶路撒冷的界线的任何改变，但不包括各方通过谈判商定的改变。

关于修建约3200个单位的计划已有推进，处于被占领西岸C区22个定居点规划工作的不同阶段。这些计划包括在主要人口中心Ma'ale Adumim和Ariel修建2000个住宅单位，在Kerem Reim、Oranit和Beit El修建800多个单位。新定居点Amihai拟建一百个单位，该定居点是为原阿莫纳哨所前居民在希洛谷地东部修建的。以色列当局也宣布将该地同一区域241英亩土地划为国有土地。两项行动将进一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领土毗连，从而强化因定居点而形成的隔断西岸北部与中部的分界线。在新定居点今天开始动工时，以色列总理称，

“永远都不会有比本届政府更支持定居点的政府了”。

另一方面，已就1967边界线附近四个定居点——Alfei Menashe、Beitar Illit、Beit Arie和Kamer Shomron——的近2 000个住宅单位进行招标。也就位于拉马拉与耶路撒冷之间的Kochav Yaakov的200多个定居单位的未来建设再次进行了基础设施招标。在东耶路撒冷，Gilo南坡770个住宅单位已进入最后批准阶段，已向什洛莫高地、Pisgat Ze'ev和Ramot逾360个住宅单位发放施工许可。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称，在报告所述期间，C区拆除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数量大幅减少。拆除或收缴了29所房屋，低

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的149所。东耶路撒冷被拆房屋降幅不太明显, 从49所降至32所。不过, 东耶路撒冷自2017年年初以来的每月平均拆除数字与2016年保持同等水平, 2016年的拆除创下了15年最高纪录。

请允许我谈谈暴力问题, 它仍是冲突的一个特点。第2334(2016)号决议呼吁各方避免实施此类行为并努力予以打击。在报告所述期间, 实地安全局势依然较为平静。没有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在加沙实施任何空袭。

不过, 人道协调厅称,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各种事件中, 包括在已报道的恐怖袭击、冲突和军事行动中, 打死了17名巴勒斯坦人。一名以色列士兵4月6日在位于拉马拉东北部的Ofra定居点外被人开车撞死。6月16日, 一名女警察在耶路撒冷老城附近遭巴勒斯坦袭击者枪击和捅刺身亡。4月14日, 一名英国交换生在耶路撒冷被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刺死。

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一名据称在5月13日老城捅刺事件中涉事的约旦公民, 5月25日又在加沙海岸杀死了一名巴勒斯坦渔民。在报告所述期间, 在加沙北部边界围墙发生的抗议活动中, 两名巴勒斯坦男子遭到枪击。

3月24日, 哈马斯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在加沙市遭到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暗杀。此后, 哈马斯对加沙实施了封闭, 事实的当局不允许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人士离开加沙地带长达数日之久。4月份, 哈马斯处决了被指勾结以色列的六名巴勒斯坦男子——此举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报告所述期间, 与定居者相关的暴力也继续发生。人道协调厅称, 记录了31起事件, 这些事件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人受伤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财产受损。很多暴力行为集中发生在纳布卢斯附近的西岸Yitzhar定居点周围, 邻村过去遭受的暴力行为一再来自该定居点。以色列安全官员据称已警告, 犹太极端分子像两年前对Dawabsheh家族实施恐怖袭击那样, 再次发动恐怖袭击的危险加大; 在

此情况下, 一名来自Yitzhar的拉比因煽动对巴勒斯坦人施暴而遭到起诉, 其他一些人则遭到逮捕。

第2334(2016)号决议第2段呼吁双方“不采取挑衅行动, 不进行煽动, 也不发表煽动性言论”, 并在第6段中“明确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遗憾的是, 在报告所述期间, 此类呼吁仍未获得响应。隶属法塔赫的巴勒斯坦官员和媒体继续纪念过去对以色列平民实施恐怖袭击的肇事者的生平。最近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社区中心, 此人参与了1978年在特拉维夫发生的一起袭击, 袭击事件造成38名以色列人死亡, 其中有13名儿童。妇女署和挪威撤回了对于该组织的支持。

哈马斯领导人还继续采取其令人遗憾的做法, 对近来袭击以色列平民的事件加以赞美, 称其是英雄行为。这些事件包括4月1日耶路撒冷老城发生的、导致两名平民受伤的捅刺事件, 这是上周五在大马士革门一起复杂袭击事件发生仅几个小时后, 事件中一名女警察被杀。哈马斯马上赞扬“今天英勇的耶路撒冷行动的三名烈士”。

一些以色列官员也使用了挑衅言词。政治家一再宣布, 永远都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同时保证将建国思想“排除在议程之外”。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 以色列一名部长在有国会其他议员参加的一场活动上发言, 庆祝一本书的出版, 而该书宣扬的是对于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的令人憎恶的看法。该书遭到了反诽谤同盟的谴责, 被认为是危险和没有人性的。一些与会者对参加表示后悔。

第2334(2016)号决议重申, 中东问题“四方机制”呼吁双方采取积极步骤扭转当地危及两国解决方案的消极趋势。5月份, 以色列批准了一些旨在改善巴勒斯坦经济的积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即日起为期三个月24小时开放艾伦比大桥, 以及延长Tarkumiya、Ephraim、Gilboa、Maccabim和Reihan过境点的工作时间, 还有在埃亚尔修建一个车辆过境点。此外, 这些措施设想建立一个工业区, 其中包括保

税仓库以及一个天然气和燃料终端，目的在于加强巴勒斯坦方面在贸易和海关问题上的权力。

这些措施还包括在C区——包括在近拉马拉、纳布卢斯和图勒凯尔姆这三个巴勒斯坦大城市附近——划出一片面积约4000英亩的土地，对规划和分区工作的监管进行改革，这有可能给巴勒斯坦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巴以双方财政部举行了一些会议，以讨论财税流失问题。鉴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存在8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该问题至关重要。双方关于增值税结算收入的讨论取得了进展。6月初，根据9月份签署的电力协议，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转账3000万美元，以充抵均衡税和医疗券，并商定今后每个月都进行转账。5月份，联合水委员会举行了七年来的首次会议。

在报告所述期间，加沙局势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紧张，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状况日益危险，并引发人们对于有可能发生另一场冲突的严重关切。通过成立管理民政事务的行政委员会，哈马斯加紧对加沙的控制，进一步与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敌，削弱了和解的前景。与此同时，法塔赫与哈马斯在燃料税付款问题上的对峙导致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关闭，使居民每天只有4小时供电。包括保健设施、供水和废水处理在内的基本服务已基本停顿，增加了健康与环境灾难的风险。加沙如今完全依赖以色列的供电线路——它们通常提供60%的供电——和埃及以及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紧急燃料行动，从可用资金看，该行动将在两个或三个月内到期。

5月15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知以色列，它将把用于支付加沙电费的金额减少30%。一个月后，以色列同意了巴勒斯坦的请求。6月19日执行了最初的5%削减，预计更多的削减将给加沙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再次超出今天关于第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的范畴而警告各方：加沙是一个火药桶。它一旦爆炸，将给民众造成破坏性后果，使推

动和平的各种努力脱轨。加沙的200万巴勒斯坦人再也不能被各种分歧所挟持。他们已经在哈马斯的控制下生活了十年。他们不得不应付以色列各种令人窒息的封闭和巴勒斯坦人的隔阂，他们已经历了三场毁灭性冲突。这种局势的旷日持久助长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负有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集体责任；我们有义务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回到第2334(2016)号决议上来。在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处理相关事务时在区分以色列国领土与1967年被占领土方面没有出现动态。但是，国际社会在继续努力推动和平。

3月29日在约旦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承诺，重启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严肃的和平谈判，建立一个“基于1967年6月4日边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他们还重申对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承诺。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首次海外出访中，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晤并明确表示，解决以巴冲突对于消除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至关重要。他表示亲自致力于帮助双方达成一项将启动整个地区和平进程的和平协定。秘书长长期待与美国、俄罗斯、欧洲联盟以及区域各伙伴一道努力，以期改善调停环境，包括与各方接触以改善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经济状况。

最后，我愿分享对报告所述期间的一些大致意见。

首先，我必须再次强调处理迅速恶化的加沙局势的紧迫性。我们必须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前面临严重的预算局限，必需支持政府加以处理。但是，做出各项决策时，必须适当考虑其人道主义影响。因此，我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紧急达成必要的妥协，使加沙回到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之下。上月，我曾警告安全理事会：这场危机正把我们引向又一场冲突——一场无人想要的冲突。我敦促各方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第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继续修建非法定居点的政策违反第2334（2016）号决议。报告所述期间记录在案的大量定居点方面的活动削弱了作为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可以生存并且毗连的巴勒斯坦国的机会。

第三，持续的恐怖袭击、暴力以及煽动仍为各方严重关切。领导人有责任采取措施，证明其对打击暴力、各种挑衅行为以及煽动性言论的承诺。

第四，以色列改善巴勒斯坦经济的举措是积极的前进步骤，但是，它们是否会根据四方的建议和双方先前的各项承诺，显著提高巴勒斯坦的民事权威，我们仍拭目以待。

在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月份，现在是把过去的挑战转变为未来的机遇的时候了。正如秘书长最近所言，

“占领决定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生活。它助长了暴力与报复的循环往复。它的旷日持久向一代又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发出无可置疑的信息：他们的建国梦想将注定只是一种梦想；而向以色列人则发出这样的信息：他们对和平、安全以及得到区域承认的渴望仍将无法实现。”

没有和平的每一天都是又一个我们无视自己的集体责任、去推动有效战略以期通过谈判达成实现两个民族的国家与历史愿望的两国解决方案的日子。联合国将继续坚决地与各方和所有重要利益攸关方协作，以实现该目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布勒·盖特先生发言。

阿布勒·盖特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举行今天的辩论会，并邀请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参加辩论会。

真实的情况是，我为今天在安理会发言深感悲哀，因为今天是1967年6月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土地整整50年。当时我是埃及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在这50年中，我曾担任许多负责任的职务。不幸的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仍在继续，而占领国却未对达成永久性结束冲突的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做出任何真正的尝试。

我们注意到过去50年中丧失的生命与机会以及创伤的恶化。我们只能痛惜这场冲突给阿拉伯各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它是如何耗尽我们的精力，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问题，枯竭我们的发展能力，导致愤怒的火山在我们如此众多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青年的心中喷发。这种愤怒随后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其中一些方式如此恶毒，以致于让人丧失人性。

1967年6月，阿拉伯一方在以色列在对其土地的侵略中落败，它至今仍在付出代价。尽管我曾亲眼目睹的1973年的战争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和军事局面，但是以色列人仍继续使用一切借口，保持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控制，这事实上正是冲突的核心。它使得公平和永久解决变得极为困难。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极为复杂。不幸的是，英国委任统治下占领了剩余的22%巴勒斯坦领土，他们没有可称为自己独立国家的空间。这是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异常情况，然而它却持续了半个世纪。不幸的是，一些以色列人依然相信，这种局势未来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在1967年的军事行动结束数月之后，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了第242（1967）号决议，反对以武力占领别国的领土。该决议还为解决这场冲突的任何可接受方案奠定基础，即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土，以换取与以色列的正常、和平关系。这一办法依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事实上，阿拉伯国家2002年在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以《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形式，采纳了这一逻辑，它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出，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换取全面、和

平的关系。这种交换看来对于每一方来说都不难、可以接受、而且公平。它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只有以色列例外。时至今日，我们没有听说一位以色列政治人士或官员接受这项倡议。

不幸的是，以色列只以一种选择即持续的占领作为回应。在以色列国的管辖下，我们实际上有两种生活模式。在这一选择中，巴勒斯坦对任何领土都不拥有主权。在这一选择中，巴勒斯坦政府更像一个在以色列主权之下管理公民事务的市政府。不幸的是，以色列已埋葬了1993年《奥斯陆协议》带来的希望。那种希望实际上已经消亡，西岸的痛苦现实和加沙地带这一露天监狱就是明证。

这种痛苦的现状正年复一年地出现在世人耳目之下。不论这种现状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多么痛苦——他们正在检查站和隔离墙内丧失生命和时间——这都是对国际秩序的全面谴责，而安理会是这一秩序的重要体现。我们都必须接受并承认的一点是，在50年的占领之后，这个体系已经失败。它未能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我不能否认，巴勒斯坦人已满腔失望，因为这个国际体系未能支持他们，把他们的梦想和愿望变为现实。

以以色列为一方，埃及和约旦为另一方签署的和平条约代表了希望，让我们看到，和平并非不可能。这些都是漫长黑暗的冲突和暴力隧道中的光芒。毫无疑问，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这些条约的缔约方一直不放弃条约的事实表明，它们具有坚实的基础。

今天，在举行了无数轮秘密和公开谈判后，在各方为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案做出真诚努力后，在我在谈判不同阶段亲睹多项临时协议和详细协议签署后，在未能结束这场冲突的一长串失败的历史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这些计划和尝试无一成功，因为它们并未解决冲突的核心。它们所关心的是制定临时解决方案和安排，而并未解决问题的核心。实际上，这起到了延长冲突的效果。

问题的核心是1967年领土被占领。如果不根据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直接而果断地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解决方案都将无法达成。不以这种条件为基础的任何谈判都注定会失败。

我们解决这场复杂冲突的长期经验促使我们坦率地谈论之前的失败，以及我们如何做才绝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立即处理最终解决方案问题。我重申，目标必须是处理最后解决方案的细节，因为这是巴以冲突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是边界、耶路撒冷、安全和难民。在这方面，我谨向安理会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若无一致和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当事方一般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管理成功的谈判。如果国际社会不对以巴双方提供任何支持，特别是鉴于双方实力严重失衡，他们极可能无法达成任何解决方案或协议。在这方面，我谨向每个在这场冲突的历史上试图使双方观点更加接近的每一个国家表示敬意。我谨特别提及美利坚合众国，其历届政府都发挥了不同的重要作用。我希望与双方的这种积极接触将以平衡的方式继续下去，以便达成期待的解决方案。

第二，任何认真的谈判都必须有一个商定的参考框架。否则，谈判不会成功。这一框架包括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任何谈判过程都必须以该参考框架为指导，这样我们才不会随意进行任何尝试或谈判，以至陷入恶性循环而一无所获。

第三，以色列现政府正在采取一项使两国解决方案不可能实现的战略。该政府正在实行一项有系统地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其选择这些定居点位置的方式，使一个有生存能力、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在地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听到我们的朋友姆拉德诺夫先生几分钟前谈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听说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几天前发表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吹嘘道，自今年年初以来，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点颁发的建筑许可证的数量是自1992年

以来最多的。光是今年, 以色列政府就已批准建造8354个新住宅单位, 其中的3066个新住宅单位确定为可以立即建造, 其数量前所未有。1967年有1.2万名定居者; 1996年有15万名定居者; 今天有40万名定居者, 这还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另外20万名定居者。

毫无疑问, 这种局面表明, 以色列现任领导人的计划和采取的做法是定居点计划, 而不是和平计划。2016年12月的第2334(2016)号决议是在长期未能处理冲突之后, 安理会以前所未有的一致同意的形式通过的。这项决议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压力使其改弦易辙, 在宣布以色列定居点为非法这条道路上, 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其他决议也必须这样做, 尤其应要求秘书长每三个月就该决议的执行情况提交一份报告。

第四, 《阿拉伯和平倡议》为以色列提供了不仅与阿拉伯邻国, 而且与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机会。2017年3月29日的安曼首脑会议重申, 这一倡议是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性选择。不过, 我不得不在此重申阿拉伯首脑会议的立场: 以色列在实现和平之前, 无法获得和平的好处。

第五, 阿拉伯国家注意到, 虽然按照各种国际法准则, 以色列仍然是占领国, 但以色列方面最近仍在继续努力, 使其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地位正常化。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力争成为2019-2020年安理会成员。以色列一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因此不符合成为安理会成员所需的最起码条件。接受以色列作为安理会成员国将损害安理会的核心信誉, 并给予以色列极端分子和定居者动力。如果以色列能如此轻易地使其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么有什么因素能使它参与旨在结束冲突的认真谈判呢?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 以色列居然有勇气申请竞选安理会成员。它从来就没有错过削弱联合国信誉的机会。我们可能听说, 几天以前, 以色列总理呼吁解散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指责它的工作不利于以色列。这并不令人吃惊, 因为该机构代表了国际社会对难民的承诺。以色列政府正设法彻底掩盖这个问题, 将其从国际议程上抹去。

第六, 处理边界、安全、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是可以接受的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 但以色列本届政府依然精于制造出最复杂的问题, 它似乎正试图扼杀所有的和平前景, 比如要求巴勒斯坦方面接受所谓的以色列犹太国, 并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一个政府的成员不接受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这个政府却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其国家, 以此作为谈判的条件, 这实在荒谬。

阿拉伯领土已经被占领了五十年, 回想起这一点令人痛苦。现在是结束占领这一恶梦的时候了, 它是我们整个地区暴力活动、激进化和恐怖主义加剧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我一直说, 暴力和恐怖主义是我们未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直接后果。

世界需要我们达成公正而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的方法, 从而为和平与发展铺平道路, 使巴勒斯坦人重新获得权利。安全理事会必须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我希望安理会能使巴勒斯坦人恢复信心, 重获希望, 并向他们表明, 世界不会抛弃他们, 他们不会变成被人遗忘的统计数字。

阿拉伯联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将与安理会合作, 以实现期盼已久的和平。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阿布·盖特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杜兰先生发言。

杜兰先生 (以英语发言): 我今天荣幸地出席安理会, 讨论1967年战争50周年以及目前阿以建立和平的情况。

请允许我将发言的重点放在促使以色列在1967年控制西岸的关键因素, 并讨论这些因素在当前仍然具有的重要性。

1967年的危机始于谎言。那年5月，苏联无端指控以色列在叙利亚边界集结军队。这个谎言给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推翻埃及-以色列关系现状的借口。纳赛尔对苏联的不实之词作出反应，他认为这表明莫斯科同意加剧阿以冲突，于是便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立即撤离西奈半岛。他迅速将埃及军队集结在西奈半岛，不允许以色列船舶通过蒂朗海峡，并与约旦和叙利亚结成反以色列联盟。

纳赛尔完全明白，以色列将把这些步骤视为交战理由。实际上，他的宣传机器吹嘘说，埃及使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攻击。此外，这个犹太国家不日将告毁灭。这一言论得到了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大声附和。针对这一威胁，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一系列闪电式攻击，促使约旦侯赛因国王对以色列开战。这一致命的决定导致以色列控制西岸。不要误会，这从头到尾都是纳赛尔的战争。

尽管世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色列今天仍然面对按照“纳赛尔的剧本”行事的手，其中最大的对手是伊朗。伊朗建立了由该国本身和叙利亚及其代理人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等组织组成的反现状联盟。如同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伊朗也渴望成为中东的主导国，在多个舞台，包括阿以舞台上同时追求这一目标，并公开鼓吹摧毁以色列。

安全理事会确实应该努力推进以巴关系，但须避免有利于伊朗及其代理人，或允许巴勒斯坦人躲避直接谈判的政策。近年来，有三大谬论阻碍联合国制定符合这些需要的政策。

第一个谬论是，巴以冲突是更大范围的阿以冲突的核心，更是区域政治的重心所在。如果巴以关系确实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么可以期待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巴以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事实上没有、而且从未看到这种模式。虽然约旦和埃及已经发现与以色列媾和乃明智之举，但叙利亚

拒绝媾和。有见识的观察家决不会表示，巴勒斯坦是促使叙利亚拒绝和平的因素。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明天签署和平协议，叙利亚和伊朗也绝不会尊重该协议。

这一点不言而喻，似乎不值一提。但在讨论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时，联合国通常给予巴以关系特殊地位，根据客观观察这几乎毫无道理。与此同时，对诸如伊朗违反安理会决议，武装、训练和装备真主党等问题几乎视而不见。

伊朗、阿萨德政权和真主党利用国际社会纠缠于以色列来转移视线，分散对他们的区域图谋的注意力。他们今天正在叙利亚追求这一图谋，后果尤为凶残。过去六年叙利亚境内死于他们之手的人数超过1920年代至今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冲突双方死亡的总数。叙利亚境内的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历次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之和。如果过去五年联合国设法遏制伊朗及其盟友，可以拯救多少叙利亚人的生命？可以使多少叙利亚家庭仍在家中居家安全？

第二个谬论是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是以巴和平的主要障碍。我曾经服务的小布什政府的经验告诉我们，恰恰相反。一位同情以色列安全关切的总统较容易说服以色列政府限制以色列定居点的领土扩张。特朗普政府的初步报告显示，特朗普总统可能已经或正在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达成类似的安排。

然而，历史证明，说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停止煽动巴勒斯坦人民则更加困难，他们用恐怖分子的名字命名广场，鼓动袭击以色列人，在儿童教科书中美化恐怖主义，或向恐怖分子及其家人支付政府赔偿金，利用这些方式进行煽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提供大量资源维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此有权要求这些资金被用来培养一种以两国和平毗邻共存的愿景为基础的宽容文化。

第三个谬论是以色列的顽固立场是阿以关系的主要绊脚石，因此，以色列让步是为达成解决创造条件的关键因素。以色列2000年撤离黎巴嫩和2005

年撤离加沙的举动应该可以永远击破这一观点。以色列的撤离不仅没有带来平静, 反而使真主党和哈马斯更加嗜血成性。

以色列人没有忘记这一教训。因此, 任何撤离西岸领土的安排必须绝对保证以色列的安全。鉴于整个地区动荡不安, 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结成的联盟不断挺进, 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继续存在, 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和法塔赫两派分裂, 任何以色列政府都不可能在西岸的以色列安全问题上承担严重风险而仍然希望继续执政。

以色列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戈兰高地对面出现驻扎在叙利亚的伊朗部队。世界怎能要求他们采取可能还导致伊朗渗透进入西岸的措施?

这三个谬论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 夸大了以行动的重要性, 并把阿拉伯和穆斯林行为体的行为误解为是对犹太国的反应, 而不是其自身区域战略和观念的产物。它或许无意识地鼓励安理会奖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使冲突国际化, 目的是指望联合国代表他们与以色列进行谈判。

这种冲突国际化的走向充满危险。如果联合国取代巴勒斯坦成为与以色列谈判讨论西岸最终地位问题的对话者, 就会削弱和平的机会, 因为这样做无助于减轻以色列实实在在的安全关切。更好的做法是敦促巴勒斯坦人重返直接谈判。虽然直接谈判迅速解决最终地位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但有理由对达成显然符合双方利益的临时安排感到乐观。与以色列一样担心伊朗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支持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新的意愿尤其令人鼓舞。

我谨再次提醒安全理事会不要忘记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事例。有一种修正主义史学派声称, 1967年纳赛尔想要的决不是战争。那时, 他最精锐的部队深陷于也门, 经济一片混乱, 与其公认的盟友约旦和叙利亚的关系极糟。身处如此困境的领导人怎么可能如此鲁莽地行事?

修正主义史学者的推断基本上不错, 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因素。纳赛尔采用的是他在十年前苏伊士危机期间学到的经验。那时与1967年一样, 他触发了一场他在军事上不可能取胜, 但他相信可以在政治上赢得的战争, 因为他的赌注是, 超级大国和联合国将为他介入。1956年证明,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赌注。然而, 1967年则彻底失败了, 对埃及、更不用说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若1956年联合国坚持要求以色列撤出埃及领土, 但作为回报, 纳赛尔必须为以色列提供有意义的安全保障, 结果将对各方好得多。

1967年战争的主要教训是, 实现和平的最好办法不是通过联合国调解, 而是促进双方直接谈判。

我再次感谢安理会让我能荣幸地在安理会讲述这个重要问题。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已注意到杜兰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卜拉希米先生发言。

卜拉希米先生 (以英语发言): 我深切感谢主席的友好邀请。我非常荣幸再次来到安理会会议厅, 我这次是作为长老会成员出席会议。

我们长老会的创始人纳尔逊·曼德拉对巴勒斯坦充满激情。他反复而且始终铿锵有力地谈到巴勒斯坦问题。他与南非和美国的犹太领导人讨论自己的看法, 并认为已经说服其中部分领导人, 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自由, 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确的。他创建长者会时, 交给了我们这个组织三个优先事项。巴勒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回应, 长者会在过去的八年里四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是其政府任何成员, 都没有同意会见他们。我们完全赞同曼德拉的观点, 认为巴勒斯坦人应有自己的国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应和平相处, 比邻而居, 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应得到保证。但可悲的现实是, 以色列开始占领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至今已有50年, 几乎没有谁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以在这

些领土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我敢肯定, 许多安理会成员读了Nathan Thrall 6月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对于目前的占领, 他说到, “有韧性、持久不衰的安排基于三大支柱: 美国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弱点还有以色列的冷漠。这三大要素交织在一起, 造成的结果无疑是, 对以色列政府来说, 继续占领所需成本远远低于结束占领所需的让步”。我相信文章暗示还有第四个支柱维持此种局面, 那就是安理会近乎完全瘫痪。这些支柱有哪一个可能会为了打破僵局而改变? Thrall说, 显然不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美国人被告知, 以色列将须作出选择, 而且很快, 要么给予巴勒斯坦人公民地位, 要么使之独立, 而且还须作出选择, 要么继续是民主国家, 要么成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然而, 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呼吁美国强迫实施这一号称很快就要发生的选择, 不管以色列多少次表明它更喜欢一种不同的、更容易的选择: 继续占领。”

自1967年以来, 巴勒斯坦人饱受压迫、暴力和集体惩罚等严重行径之苦。在此期间,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建了大约125定居点和100多个所谓的前沿定居点, 所有这些都违反了国际法。他们在巴勒斯坦安置了大约650,000非法定居者, 350,000在约旦河西岸, 300,000在东耶路撒冷。他们关押了800,000巴勒斯坦人, 摧毁了48000座住房。他们吊销了居住在西岸和加沙的250,000名和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超过14,000名巴勒斯坦人的居留证。西岸被隔离墙切割, 此外, 以色列还实行了其他大量控制, 伤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尊严, 而且使人们无法不受阻碍地从事正常生计。巴勒斯坦人的确极为脆弱,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保护。应根据国际法, 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提供这种保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今天的巴勒斯坦领土上, 但凡提及《日内瓦公约》, 往往是违背, 而不是遵守。我想特别提请安理会注意加沙地带的严重困境。在那里, 今年还有另一个悲惨的里程碑, 十

年前实施了封锁, 相当于对加沙所有170万人民强加的集体惩罚。

我只参加过一次长者会对加沙的访问, 那是在2010年。那个地带充满苦难, 人满为患, 其情其景, 难以形容, 更难以忍受。一个年轻的女生告诉我们: “以色列把我们关进了一个集中营。那些自称为我们领导的人夺走我们呼吸的空气”。只有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所作的不懈努力, 还有秘书长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持续不断的干预措施, 加沙才得以生存下来。可他们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 环境拥挤不堪, 半毁的城市, 没有工作, 水不能饮用, 即使有电, 也就每天几个小时, 他们做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 不断遭到羞辱, 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赖以生存。雪上加霜的是, 巴勒斯坦领导人, 特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他们不负责任, 未能实现和解和团结, 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社会、囚犯和其他各方面动员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支持反占领斗争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尽管詹姆斯·沃尔芬森作出个人承诺和值得称赞的努力, 四方在托尼·布莱尔先生任命之前收效甚微, 而之后, 更毫无任何作为可言。我相信安理会一定知道, 现在许多人都在想四方已经失去效用。然而, 现在迫切需要安全理事会刻不容缓地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安理会不妨组织所有成员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访问, 以此作为开端。值得注意的是, 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时间之久, 还有对其他冲突地区访问之频繁, 几十年来竟然一直没有实地考察。如能成行, 成员可以借此机会与各方交谈, 首先是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代表交谈。他们因而能亲眼看看所有这些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伤害, 亲眼看看占领正在给占领国和被占领土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理和道德带来了什么。在这方面, 我想要正式说明长者会赞赏以色列和平运动和勇敢的人权捍卫者所做的工作, 如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打破沉默、以色列反拆除房屋委员会, 还有杰出作者Gideon Levy 和 Uri Avnery的著作等。如果安理会能够进行这样的访

问，成员们会看到如何迫切需要执行自1967年6月战争以来安理会通过的为数众多的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从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开始，包括最近专门处理建造非法定居点的第2334（2016）号决议。在这方面，是否有任何必要提醒安理会第2334（2016）号决议已经被藐视？最近以色列政府决定使西岸所谓的前沿定居点合法化，再次表明以色列无视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

以色列政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并非十分私密的接触不能代替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相处。只有真正、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开启以色列与所有邻国之间持久和平与合作的道路。

《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倡议于2002年在贝鲁特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出，但这些年来，以色列政府始终对其置之不理。阿拉伯国家一致呼吁以色列和所有以色列人

“接受这一倡议，以维护和平前景，制止进一步流血，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能够和睦相处，给子孙后代带来安全、稳定和繁荣。”

以色列左翼和右翼政界人物以及以色列的媒体和民间社会经常讲到种族隔离的危险。有人警告说，他们的国家可能成为种族隔离的国家；还有人谴责某些做法已经在形成一种种族隔离制度。不管怎样，巴勒斯坦人享有权利。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享有个人的权利，他们也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一样，享有集体权利。他们有权利用他们所有的合法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所有国际声援准则都要求切实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占领和压迫的合法斗争。这种支持实际上有助于解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真诚地感谢长老会成员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今天发言的所有通报者。

首先，美国最强烈地谴责上周耶路撒冷所发生卑怯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捅刺袭击造成一名以色列边防士兵死亡，另有几人受伤。我们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美国再次承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打击这些恐怖势力。

哈马斯就是这种恐怖势力之一，本月初，它再次向世界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这个恐怖组织冷酷无情，对于危及无辜儿童的生命毫不在意。几周前，联合国官员发现联合国在加沙管理的两所学校下面有一条隧道。这正是哈马斯多年来所使用的那种隧道。哈马斯利用这些隧道来偷运他们制作火箭所需的材料，或者在深夜潜入以色列攻击平民或者绑架平民。想象一下，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而哈马斯在他们的脚下运送爆炸物。想象一下，孩子们在努力学习，而几英尺之下，恐怖分子可能在屈身向以色列爬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悬挂着联合国旗帜的建筑物之下。这真是骇人听闻。

但是，当我们讨论哈马斯以及在加沙活动的其他恐怖组织时，这条隧道的存在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哈马斯的活动方式。人口稠密平民区内的隧道就是它的特点。哈马斯将军事基础设施隐藏在公寓楼和医院内或周围，而且正如我们本月再次所见，还将其藏在联合国大院内和周围。因此，哈马斯是有意识地谋划和策划对平民发起袭击，并利用民用建筑物作为掩护来发动这些袭击事件。这是一种病态和冷血的做法。

加沙正经历着可怕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依然大力支持加沙的恢复和重建。本月早些时候，我本人到了加沙边界，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向我介绍了最近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加沙人民的遭遇令人心碎，但这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加沙是地中海地区的宝地，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这种潜力被作为统治者的恐怖分子浪费了。

毫无疑问的是，加沙的问题并不是以色列造成的，尽管在这里，以色列常常被当作嫌疑犯。十年前，以色列士兵已经全部撤出加沙，过去十年来，加沙没有一个以色列定居者。其他外部国家和政治派别也不是加沙问题的根源。我们都希望看到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他们迫切需要的援助，我们将继续努力寻求安全无虞地向他们提供援助的途径。但我们绝不应忘记，这一人道主义危机的责任在于实际控制加沙的那个团体，那就是哈马斯。

2007年以来，加沙一直在哈马斯的控制之下。哈马斯统治十年之后，加沙人民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哈马斯没有进行治理，而是决意将各种资源用于建造恐怖主义武器库。哈马斯不是谋求和平，而是决意挑起毁灭性的战争。哈马斯阻止将援助品送到巴勒斯坦人民手中，它决意将不计其数的援助物品用来维持其军事企业。

我亲眼目睹这是如何运作的。我从头到尾走过了从加沙地带开始的一条恐怖主义隧道，以色列发现了这个隧道，并已派人守卫。隧道的顶部和两侧都铺有坚固的混凝土层。我们知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多么需要混凝土来重建房屋。但在这条隧道里，我们看到哈马斯如何使用加沙获得的混凝土，不是用来帮助人民，而是用以加固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哈马斯仍然是决意要毁灭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其目标是用武力打败以色列。它要使用其一切资源来继续这场战斗。

安理会必须挺身而出，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径。哈马斯是安理会经常忽视的又一种区域威胁。联合国各机构和会员国对以色列的各种行动作细致的解析，但很少有人站出来反对哈马斯继续在策划的恐怖行为。本组织一些会员国甚至与哈马斯以及在加沙大肆活动的其他恐怖主义集团保持关系。

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异口同声地指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迫使哈马斯结束对加沙人民的暴政。我们应该在安理会的决议和声明中谴责哈马斯。我们应该指出，哈马斯应当对从加沙发射

的火箭或者发现的新隧道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在决议中指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任何人若继续支持该组织，都应承担后果。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中东，我们才能履行安理会切实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减轻加沙人民的痛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只要恐怖主义分子不丧失他们掌控的权力，这种痛苦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解决。

所有国家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作出努力，向哈马斯表明，我们决不容忍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表明，哈马斯利用住宅和学校来隐藏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就要承担后果。向哈马斯提供武器、金钱和政治支持的人，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否则，联合国会员国就必须团结起来，对哈马斯的支持者施加真正的压力。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向哈马斯表明，他们的恐怖主义手段只会导致他们更加孤立。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向哈马斯表明，他们的恐怖主义手段将会失败。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不让哈马斯在加沙人民的脚下修建更多隧道，让加沙人民继续面临风险。

最后，我要说，我在以色列并且也在巴勒斯坦各地度过许多时光。我与以色列领导人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交谈。我去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学校。我去了以色列各处边界。我看到了威胁。有些威胁从四面八方彻底包围着以色列。

安理会可以去做它一贯所做的事情——挑选一方，要么是对以色列，要么是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以抨击。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但是，任何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该地区目前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人都会明白，我们在安理会所说的一切挑拨双方不和的话，都只是在加强恐怖分子的力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打击哈马斯。他们是危险的行为体，对巴勒斯坦人毫不在乎，对以色列人毫不在乎，执意要毁灭位于其道路上的一切。

所以，我们再次举行本次会议，而且我们会再次听到关于一个国家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是支持巴勒斯坦人还是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发言。但是，我谨请各国应对正在给这么多人造成伤害的真实威胁——哈马斯的威胁。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同其他人一道欢迎今天上午我们的各位通报人。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姆拉德诺夫先生第二次报告第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并感谢他不懈开展的一切工作。

正如各位通报人所表明的那样，中东继续面临持续不断的人间悲剧，多重冲突正在发生，紧张状况正在加剧。对该地区许多人来说，这一悲剧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我们认识到，“六日战争”周年对阿以冲突所有当事方都有着巨大意义。对以色列人来说，它标志着以色列克服一切不利因素最终打赢的一场战争的周年。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它标志着50年被占领、50年没有自决权的持续悲剧。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实施的半个世纪的占领，对所有各方来说都是悲剧——对渴望独立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是悲剧，对渴望和平与安全的以色列人来说也是悲剧。这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悲剧，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恐怖主义团体玩世不恭地炒作占领言论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

几十年的暴力、损失、愤怒和仇恨仅仅证明，冲突是无法永久管控或遏制的。因此，今年我们必须在该地区和国际社会支持下迈向和平，而不是迈向不确定和危险的未来。支持两国解决方案是确保公正和持久解决以巴冲突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要将此变为现实，那么双方就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损害两国解决方案前景的步骤。

这意味着以色列人民必须能在没有恐怖主义祸患和反犹主义煽动的情况下生活。这种祸患和煽动严重损害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我们谴责上周五发生的23岁以色列女警察哈达斯·马尔卡惨遭杀害事件。我们谴责最近发现的一条隧道有一部分在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设于加沙的两所学校地下通过。我们呼吁哈马斯放弃暴力，拆毁其隧道网络。不能允许他们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

两国解决方案若要成为现实，还必须意味着以色列不要进一步扩建定居点。仅在上周，联合王国外交大臣谴责以色列最近宣布在西岸各地建造超过3000个定居单元。计划今年建造的单元数量现在处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最高点。这些举动损害为两个民族建立两个国家的实际可行性。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联合王国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长期立场仍然明确，没有改变。我们支持通过谈判达成导致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与以经过商定的土地互换的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耶路撒冷为两国共同首都并且有生存能力的主权巴勒斯坦国的解决办法，并为难民商定公正、公平和现实的解决办法。

但是，太长时间以来，这一愿景已经证明非常渺茫。在促使阿以利益交汇方面，不断变化的区域背景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可以发展阿以关系，并为恢复认真的以巴会谈创造条件。铭记这一点，我们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今天在此重申“阿拉伯和平倡议”。我们必须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在重振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所展现的领袖风范和参与精神。

我们呼吁该地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抓住这一情况所提供的机会，将2017年不只是变为另一个占领周年，而且还变为一个新的和平周年。我们失败不起。正如姆拉德诺夫特别协调员所表明的那样，现在急需处理加沙极为严峻和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那里目前有超过65000人流离失所。

持续不断的能源危机特别令人关切。加沙能源供应不久将跌为每天只能持续三个小时。这正在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影响，干扰基本服务，包括水处理和至关重要的医疗手术。这一最新危机突出表明，巴勒斯坦各行为体之间必须缓和紧张关系，进

行对话，达成持久协议，这一协议应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加沙地带拥有充分的控制权。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简要谈谈黎巴嫩局势。我们欢迎黎巴嫩议会于6月16日批准的新选举法。这是一个通往持续治理和稳定的重要里程碑，它为举行新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确保稳定的局势扩展到黎巴嫩全国各地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黎巴嫩南部边界一带，真主党的言论有所增加。我们呼吁双方遵守第1701（2006）号和第1559（2004）号决议。再次爆发冲突不符合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我们呼吁所有行为体采取步骤缓和紧张状况。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所有通报人今天上午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并向他保证，乌拉圭全力支持他开展工作。

乌拉圭欢迎介绍第二次关于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伴随书面报告，因为这一报告含有大量信息，需要仔细阅读。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等待两三天，以便将这一报告的口头版本转录成为安全理事会会议记录。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提交书面报告，为什么我们必须等待会议记录发表。

五十年的战争。五十年的暴力、严重军事冲突、恐怖主义袭击、绑架、杀戮、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死亡以及数百万人痛苦。这场冲突由来已久，史册早有记载。由于不平等、缺乏机会、不容忍和相互指责——在这种指责中，一方永远正确，行为得当，而另一方则永远错误，行为乖张——人民过上和平与安全生活的希望化为泡影。

因此，紧张状况每隔几年就会加剧，冲突造成大量毁灭和死亡。直到有一天，它们或许因为太多无谓流血而感到筋疲力尽，明白了它们可以这样持续多年，但任何一方都不会成为胜利者，它们才有了停止敌对行动、坐下来谈判并选择和平的勇气。

显然，我说的是哥伦比亚和平进程。成员们会问，我今天为什么要谈到哥伦比亚？答案很简单。哥伦比亚是最好的例子，说明如果当事方表现出真正和坚定的承诺，开展谈判和达成协议，并拿出不惜一切而遵守协议的勇气，在经历长期冲突之后是可以实现和平的。

很多武装冲突仍在继续发生，其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复杂的冲突之一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过去70年所面对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在全世界都发出了强有力的、给人带来希望的信息。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见证了以巴冲突开始以来的整个过程。50年来，为促进中东和平作出了单边、区域和多边努力。有过令人充满希望和取得里程碑式重大进展的时刻，比如签署《奥斯陆协定》、制定“四方机制”《路线图》和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等。然而，一方或双方的决定和行动令进展迅速消失，从而加剧了紧张局面，鼓励了最极端的立场。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看到局势难以为继，有可能令迄今为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有鉴于此，六个月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34（2016）号决议，目的在于稳定和扭转危及和平前景和“两国解决方案”的实地负面趋势。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重视和平、顺利完成该进程。尽管如此，以色列迄今更加变本加厉地宣布将继续在被占领土实施定居政策。这是对该决议和第242（1967）号决议的藐视，后者申明通过武力夺取领土是不能接受的。

同样，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的持续发生、默不作声的助纣为虐做法、对于煽动和美化此类事件不予谴责和惩罚，以及对于囚犯和因实施此类行为而死亡者的家人作出经济赔偿这一不可理喻的政策，严重危及到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因此绝不会推进和平。乌拉圭已经大力谴责并将继续谴责此类行为。

乌拉圭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道, 大力支持建立两个独立国家的解决方案, 并坚信这是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唯一办法。为此, 双方将需要为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谈判解决创造条件, 并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未决问题。

正如我们自1947年以来一直明确所做的那样, 我们再次重申, 我们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权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 在恢复合作的气氛下享有和平, 不遭受任何威胁, 也不发生任何危及和平的行为。

必须扭转会令建立巴勒斯坦国极为困难的当前实地趋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还需要履行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规定的义务, 发出明确的政治信息, 从而摆脱相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现代化国家和本组织正式会员已有70年时间, 但巴勒斯坦在发展、融入国际社会和巩固其领土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这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严重影响, 并导致整个区域的紧张局势加剧。

此外, 以色列占领领土的现象——这明确违反了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也帮助造成了留在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在该地区其它国家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严峻人道主义处境。这是历史的不公, 当事方必须在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支持下予以纠正。

乌拉圭欢迎所有会使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取得进展的国际、区域和单边倡议, 以便根据国际法实现和平、公平、谈判和持久解决, 从而体现双方的正当愿望。我们继续呼吁双方尽快在不附带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重启双边直接谈判。这是实现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的必要步骤, 而实现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正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目标, 也是双方领导人迄今都未能实现的目标。

刘结一先生（中国）：我感谢姆拉德诺夫特别协调员的视频通报, 感谢盖特秘书长、卜拉希米先生和多兰博士与会并作情况介绍。

巴勒斯坦问题已延续多年, 复杂难解。巴以是搬不走的邻居, 命运休戚与共。双方事实上是命运共同体, 只有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 化干戈为玉帛, 才能尽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中东问题的核心, 破解中东地区的根源性问题。

国际社会应增强紧迫感, 共同承担起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益的责任。当务之急是巴以双方都保持克制, 以实际行动尽快恢复和谈, 早日实现“两国方案”。

第一,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和平共处是国际社会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建立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也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各方应在“土地换和平”原则、“两国方案”、“阿拉伯和平倡议”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等基础上, 坚定推进和平进程。

第二, 巴以持续释放善意、尽快恢复对话是符合双方人民利益的明智选择。巴以双方应切实执行安理会第2334 (2016)号决议, 从言论到行动, 全面展示和谈诚意, 建立互信。应停止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以色列应停止扩建定居点, 停止封锁加沙地区, 加大改善巴人民生的举措。

第三, 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是解决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中方欢迎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有影响力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加大做巴以工作, 凝聚促谈意志, 形成促谈势头。应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 由安理会核可促和努力成果。

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促进巴以和平的国际努力。近期有关方面为推动巴以复谈, 积极开展外交努力, 希望巴以双方积极回应, 早日重启谈判。

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是巴以和平的积极斡旋方。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16年,王毅外长又提出重启和平进程的“三个停止、三个探索”倡议。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近期访问巴勒斯坦、以色列,推动双方相向而行。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加大努力,推动巴以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解决,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国际社会不应遗忘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状况,应继续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我们赞赏并支持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及难民接收国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援助,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帮助巴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姆拉德诺夫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布勒·盖特先生以及长老会成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

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领土的五十周年是在一个中东和北非动荡转型的时刻来临的。俄罗斯谴责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我们感到愤慨,并哀悼这些卑劣罪行的所有受害者。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主要威胁上升到全球事务的中心舞台,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被不公平地推向后台。在这种不利的背景下,巴以冲突继续加深。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正在萎缩。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处理,充满升级危险的各种动荡因素反而恶化。现在,它们笼罩加沙。政治前景缺失是由于和平进程长期陷于僵局。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在巴勒斯坦,它加深了普通人的绝望感。结果是,它为激进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

俄罗斯对中东冲突的立场继续以原则和连贯性为指导。我们坚信,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对于改善整个该地区的局势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解决,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将继续给国际事务抹黑,挫败为解决其他区域危机所做的努力,并

且助长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倡导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全面、公正以及持久地解决以巴冲突。这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阿布勒·盖特先生阁下刚刚肯定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我们确信,能够通过双方的直接对话、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找到持久解决该冲突的办法。这些对话应导致结束1967年开始的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它们应导致建立一个独立、可以生存、边界毗连、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与以色列和平地毗邻共存的、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而西耶路撒冷则为以色列的首都。我们看不到两国解决方案的任何替代。我们认为,这是结束以巴对抗、解决双方对彼此所提诉求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方式。我们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避免使用有可能扭曲和平进程结果的暴力和单边行动。这涉及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以色列的定居点。我们确信,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实际步骤,打破和平进程中的危险僵局。

为此,我们正继续努力,以实现恢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双边和其它形式的直接政治对话。我们提出的在莫斯科召开阿巴斯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之间会议的倡议依然有效。我们愿看到中东国际调解人四方机制迅速恢复活动。我们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人内部隔阂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隔阂也已达到10年之久。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政治平台上,基于《阿拉伯和平倡议》有效解决这些隔阂符合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利益,并将起到改善加沙局势、为未来的政治进程取得成功打下良好基础的作用。

俄罗斯正在推动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并注意到其它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努力。

我们愿呼吁安全理事会关注以下事实:破坏中东和北非局势的稳定对生活在那里的基督徒和其它宗教与族裔少数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极端分子利用族裔和宗教因素来煽动仇恨和征召人员。俄罗斯继续努力制止袭击基督徒和其它少数群体的行为,

并防止各种文明与宗教分化。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 来审视去年2月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和教皇方济各在哈瓦那发布的联合声明。它是一种呼吁, 呼吁迅速采取步骤以制止基督徒大批出走中东国家。这也是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外长4月7日发表的关于不容许歧视和不容忍基督徒、穆斯林以及其它宗教信仰的塔什干联合声明的目标。

历史存在许多细微之处, 但是有一件事情始终是清楚的。我们设立安全理事会是为了把会员国团结起来, 而不是分裂它们。今天对中东局势的审议凸显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只有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以及集体的努力,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久经苦难地区的诸多新老问题。必须选择对话和接触, 而不是隔离和敌视。我们认为, 安全理事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协作将有助于这一事业。安全理事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2016年5月在开罗举行的联席会议为这些努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 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在各国组成的广泛阵线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 才能改善中东局势。2015年9月,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向大会提出了一项相关倡议(见A/70/PV.13)。今天, 这一倡议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俄方随时准备参与集体工作, 并与该区域各国持续保持联系。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 我们感谢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先生全面客观的通报。我们还感谢所有接受邀请的通报人就这一重大问题所作的深思熟虑的重要通报。

我们继续在中东目睹空前严重的危机, 这是50年来全球安全方面破坏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认为, 现在该是认真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哈萨克斯坦关于中东进程的立场非常明确, 而且没有变化。我们支持将导致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 并呼吁立即无条件恢复此类谈判, 特别是双边形式的谈判。最终目标应当是根据第242(10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马德里原则、土地换和平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议》, 恢复和促进和平进程。

哈萨克斯坦坚信, 安全理事会和各联合国机构应共同努力, 制定一个反映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和愿望的新的更加详细的路线图。这样一个路线图可以帮助推动双方之间的直接谈判。应停止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定居点, 这可能导致谁也不愿见到的新的暴力循环。

我国强调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在与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谈判中, 巴勒斯坦应该发出统一的声音。该区域困难的人道主义局势——主要包括极端贫困、失业率攀升和加沙经济长期落后——导致不稳定和失望情绪, 而这反过来又为冲突复燃创造条件。哈萨克斯坦特别关切巴勒斯坦局势的严重性, 并呼吁紧急采取国际行动以减轻痛苦。对加沙实施封锁以及设立检查站的做法只会使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更形恶化, 削弱和平前景。

我们欢迎并支持以色列决定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些经济让步, 以便改善和缓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土上日常生活的条件。

最后, 哈萨克斯坦相信, 和平进程的共同发起国、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努力以及谈判进程的各方和各行为体的良好意愿, 应该为中东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首先, 我也谨感谢各位通报人内容详尽的通报。

我感谢姆拉德诺夫先生通报第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 该决议涉及在本区域实现公正和可持续和平的突出障碍。我谨强调, 该决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一切努力都必须有助于重启政治对话, 这是解决冲突的根本方法。

日本继续支持基于1967年界线、可彼此商定互换领土的两国解决方案, 以便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实现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和平共处。该决议提到的障碍依然存在, 继续妨碍和平进程。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我们听到了宣布建立新定居点以及扩大西岸现有定居点住房单位的消息。日

本继续坚定地认为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并多次呼吁以色列政府全面冻结定居点活动。

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暴力事件——如上周发生在耶路撒冷老城附近的枪击和以利器袭击的事件——开脱。此类袭击加剧了暴力循环，日本对之后发生的其它暴力事件感到关切。日本谴责一切暴力行为，反对煽动和美化暴力，因为它们与和平解决冲突不符。在这方面，日本日益感到关切的是加沙局势不断恶化，对此姆拉德诺夫先生在通报中已予以提及。加沙电力极为短缺，正在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水、卫生和市政服务。实地感受到的绝望和受挫情绪可能导致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而且此刻风险正在增加。这场危机表明，必须促进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和解。此外，它还表明，必须在适当考虑安全关切的同时，努力缓解并最终解除对加沙的封锁。

日本方面今年迄今已向巴勒斯坦提供价值34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一半用于协助加沙人民的生计。第2334（2016）号决议还呼吁各方做出集体努力，就最终地位问题发起可信的谈判。日本赞赏各方为促进双方对话所做的努力。我们对美国与相关各方进行最高层级的对话尤其感到鼓舞，并认为这对于促进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日本正在帮助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努力，这将为可信的谈判奠定基础。杰里科农业工业园——该园正在庆祝设立十周年——现有六家巴勒斯坦公司，正在实地创造就业机会。这完全归功于日本、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的合作。通过合作，促进互信，获得经济发展的专门知识。在加强该项目合作性方面仍有潜力。我们目前正在鼓励其它国家访问杰里科农业工业园，并考虑让私营企业参与该项目。

50年的占领和近70年未解决的冲突，应该使我们所有人注意到这一区域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那些错失的机会。日本重申，和平将打开新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机会，造福该区域及其周边。为

此，日本将继续通过与各方进行政治对话、在该区域建立信任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援助进行接触。

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的通报以及他们为实现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也感谢迈克尔·多兰先生今天在安理会发表看法。

本月是1967年六日战争50周年，那场战争导致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加沙和叙利亚戈兰被占领。自那时起，巴勒斯坦问题很少远离安理会最高议程，安理会通过连续的决议呼吁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包括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

以色列占领期间，几代巴勒斯坦人面临着众多困难，尤其是那些被迫离开家园到别处寻求庇护的巴勒斯坦人。自1950年以来一直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现在面临着长期的财政困境。瑞典作为该机构的主要捐助方，完全支持秘书长最近关于可持续供资问题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为了动员亟需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我们期待着与约旦和伊斯兰合作组织一道，在今年大会届会期间，于9月21日主办一次高级别会议。

今天，我要就我们认为现在需要向前推进的问题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国际社会对于占领和两国解决方案必要性的立场仍然很明确。但我们必须在为时过晚之前采取行动；否则，安理会正在力争实现的解决方案——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处——将无法企及，造成一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永久占领。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需要恢复和平努力。在数十年来影响双方的暴力活动和痛苦之后，这一周年纪念提醒我们，仅靠冲突双方无法解决冲突。

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一道,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有责任继续参与结束占领和实现和平。

美国一直在解决这场冲突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领导人是恢复和平进程的关键, 我们欢迎美国当局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区域伙伴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正如阿布·盖特秘书长今天概述的那样, 阿拉伯和平倡议至关重要。任何区域性努力都应该建立在这项倡议之上, 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形成有利于各行为体的新动态。

我们还非常需要受直接影响的民众给予支持并积极参与, 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年。几代人的成长都受到一再发生的暴力和报复循环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现在已达到历史最低点。瑞典积极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间社会接触, 呼吁依照第2250 (2015) 号决议重新与年轻人接触, 恢复关于和平前景与两国解决方案的公开辩论。我们必须向后奥斯陆世代表明, 暴力和占领有替代办法; 毕竟, 这事关他们的未来。瑞典承认巴勒斯坦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使双方更加平等, 并同样给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

其次, 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正在日益恶化。平民百姓,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正在遭受尤为深重的苦难。以色列政府在获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同意后, 决定进一步减少对加沙的电力供应, 这增加了苦难和风险, 导致局势危险升级。加沙出现新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我们必须防止发生新的冲突。我们继续呼吁巴勒斯坦各派真诚参与和解进程, 最终使巴勒斯坦领导人团结起来, 使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重新统一。

第三, 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第2334 (2016)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季度报告。

该决议包含了给双方的明确信息, 双方都有义务执行其规定, 包括确保追究暴力侵害平民行为的责任。继续兴建和扩大定居点以及出现暴力和挑衅行为的局面如果不逆转, 两国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实现。

因此, 立即解决定居点问题至关重要。安理会明确指出, 在被占领土兴建定居点公然违反国际法, 是实现两国解决办法的主要障碍。此外, 安全理事会在第2334 (2016) 号决议中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完全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以色列最近宣布兴建3,000个新定居点单元令人担忧, 这与以色列对双国解决方案的承诺相矛盾。根据第2334 (2016) 号决议, 我们还呼吁各国在打交道时区分以色列国的领土和1967年占领的领土。

结束占领将改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并有助于该地区实现更广泛的和平与安全。这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安理会必须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

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要感谢你和贵国主动提议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 纪念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五十周年, 特别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土。我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向安理会所作的全面通报。在我担任前一职务时, 我曾有幸在联合国这里与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一起工作。

今天的会议发出了对中东和平的新呼吁, 其首要基础就是解决该地区的核心问题, 即巴勒斯坦问题。

我们今天的讨论提醒全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各个要素, 尤其需要结束始于1967年6月5日的人类现代历史上最长期的占领。

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长期占领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缺乏公正使许多人怀疑国际组织、整个国际体系和安全理事会在保护和维护本组织《宪章》所载的权利, 以及在履行创建联合国的宗旨, 即人民自决权方面的效力。

有人质疑在联合国内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的效力, 认为这阻碍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 或者是试图把既成事实强加给某一方。我们重申, 从那

次危机爆发以来，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的行动从来没有打算像侵略者那样采取行动打击、隔离或围困一个国家或破坏其合法性。相反，其目标一直是补充本组织过去70年来所作的努力，因为它决定建立两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妥善建立；还有第二个国家，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很快将享有对其领土的全部主权。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联合国，或希望联合国强加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不现实，也不可能。我们依然深信，谈判仍是为该地区带来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

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我们的国际组织必须仍然是有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和人们急切盼望的谈判各要素的关键机关与合法担保者。

在此背景下，我们谨感谢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今天上午提供的非常全面的通报。我们还要感谢他介绍秘书长关于第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并就决议规定和要素发表评论。我们非常感兴趣和非常密切地关注第2334（201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再次呼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认真听取姆拉德诺夫先生的意见，接受其指导，执行第2334（2016）号决议规定，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措施，特别是我们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看到的前所未有的非法定居点政策，这有可能危及两国解决方案。我们也谨回顾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其中阐明了经国际社会商定的解决危机的所需要素，其中首先是在包括圣城的1967年边界基础上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我们感谢所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努力减轻该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还有领土外难民的苦难。这些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为始终生活在占领下，受尽其恶毒做法压迫的几代巴勒斯坦人提供重要的服务。我们特别感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长期为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

我呼吁目前所有利益攸关方设法结束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政危机，努力执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选项。减轻生活在占领铁蹄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是国际社会目前至少应该和可以做的。这将是争取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步骤，不这样做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过去有人试图通过部分解决办法来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设法以此愈合伤口，但这基本上是为了维护现状。维护现状只会导致加剧分裂和矛盾，造成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恶化，进一步加固现有实际状况，危及双方包括巴勒斯坦人的光明未来。该地区所有人民都有安全生活的权利，其中我们承认包括以色列人在正式商定的边界内、在与该地区各国特别是以色列邻国即阿拉伯国家睦邻的政策框架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但我相信，安理会成员也会同意，所有人民的权利平等是正义和稳定的基石。所有人民都必须享有完全平等。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蒙受苦难，就不可能想象那些人享有和平、安全与繁荣。

这场冲突的暴力程度极高，即使与该地区的其他冲突相比。降低暴力程度即意味着认识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切实予以适当重视，并且了解围绕该问题存在的各种风险。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该地区其他冲突重要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对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民、特别是该地区人民的自由至关重要。这样也将维护正义，因为它确实将展现在全球舞台上。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长期不公对待，说明存在一场极根深蒂固的危机，说明在该地区未能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始终铭记这一背景，牢记这种局面已经存在有一定的时间，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渴望自由，被迫背井离乡，遭受破坏，像囚犯一样生活，被封锁，相互隔绝，他们的领土被分割为西岸和加沙地带，成为一枚定时炸弹。我们必须牢记生活在这种困境中的几代人，他们终身过着这种被

囚禁的生活，看不到任何政治解决的希望，使他们不敢希望能有较光明的未来。

我不想提到或重视一个发言者在今天会议的发言中讲到的混乱的事实。这位发言者无视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甚至在西岸和耶路撒冷被占据之前，在1948年至1967年期间对他们土地的没收。他也忽视了纳赛尔总统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领导反殖民主义的全球运动。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充满冲突的历史事实。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位发言者忽略了埃及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的第一个国家的事实。我也惊讶他大胆包天地为以武力占领他人土地辩护，并支持以色列数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持续的强迫驱逐、拆毁房屋和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作出了种种和平努力，但是为这种罪行进行辩护的极端主义做法本身就能够重新激发冲突。

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性呼吁，最好地证明了我们国际社会坚持的和平原则的承诺和执着，而且我们认为这是结束冲突的办法。最近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重申，该地区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纪念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领五十周年时表示，他们决心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

我们再次祝贺美国政府决心找到持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埃及将支持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伙伴接触，以实现这一可嘉目标的努力。

最后，现在是时候了，这场冲突的利益攸关方应该认识到，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命运相同，未来相同，因为他们比邻相处。只有接受两国人民是邻居，因此必须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比邻相处，作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以色列国和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的现实，才能实现那些愿望。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所有通报人对今天辩论的贡献。

在开始发言前，我最强烈地谴责上星期五耶路撒冷发生的恐怖袭击和以色列警察Hadas Malka被谋杀的事件。我们谨向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同情。

1967年战争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没有接受宿命论或认命的余地。相反，五十周年必须强化我们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达成和平协议的集体决心。

无论历史争议的长短还是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有意志就有办法。我们对美国政府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参与程度感到鼓舞，我们支持它的努力。任何可以带来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新办法都受欢迎；只要是在奥斯陆框架内而且旨在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意大利都会帮助推动，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以实现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认为最终必须通过双方直接谈判达成和平，但我们认为，其他行为者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特别提到中东四方的作用，它有能力为有效地推动为和平进程创造新的势头。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欧洲联盟作为四方成员之一，继续视和平进程为其首要任务之一。同样，一条可靠的和平道路需要阿拉伯主要的伙伴的直接参与，后者最近重申了《阿拉伯和平倡议》作为帮助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和平并给整个中东带来合作与繁荣未来的战略工具的重要性。此外，加紧和加速国际外交努力是第2334（2016）号决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刚刚收到了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关于这项决议的第二份季度报告。

该决议对暴力非常清楚。无论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进行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恐怖行为，也不能煽动此种暴力。所有负责的人都负有基本义务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采取明确的立场，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和制止这种暴力或煽动暴力，并坚决谴责任何袭击和肇事者。所有有关方面也应避免挑衅和煽动性言辞。在定居点方面，我们仍认为，这是两

国解决的障碍，导致进一步的紧张局势，不利于实现和平。

任何外交举措都要依靠扎实的伙伴和它们做出大胆决定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合法代表。领导层有责任建设性地参与以促进和平谈判。现在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控制加沙地带的时候了；由于多年的忽视、政治纷争和冲突，那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急剧恶化。在一个单一的民主和合法的权力下恢复整个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绝对有必要顾及人道主义的要务。

鉴于这个复杂的环境，我想表示意大利深为赞赏特别协调员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和该区域所有联合国实体最近所做的辛勤工作。我再次强调联合国对该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对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所作的宝贵贡献。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鼓励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所有联合国机构进一步加强与其自身雇员有关的审查和问责机制。

总而言之，我们坚信，两国愿景仍然是能够结束这一长期冲突的唯一可实现的目标，而且唯此能够帮助国际社会为整个中东的稳定而凝聚力量。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团谨感谢你组织今天的每月通报会，讨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局势，特别是编写概念说明帮助我们今天上午集中讨论。我还要感谢今天的各位通报人——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卜勒·盖特先生、和长老会成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并欢迎赫德森研究所的迈克尔·杜兰先生与会。他们给我们的信息揭示了如果我们要使中东的和平进程回到正轨所需克服的巨大的挑战——可悲的是这些挑战还有待克服。

大会通过第181（II）号决议七十年后，和开始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五十年后，我们正在处理中东的

两个实体。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民主和繁荣的以色列国家——正如决议的设想，而另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寻求实现一个独立和有生存能力的国家的合法愿望。由于政治进程缺乏实际进展和现实情况，紧张局势加剧；我们应该回顾姆拉德诺夫先生关于第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其大意是，如果要想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国际社会，首先是安理会，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个问题上加倍坚持和创新。这不仅事关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关系到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的情况下让得温和势力能够占上风。我们认为，以色列-阿拉伯和平能够有力地化解为害该地区并且远远殃及他处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瘟疫。因此，我要再次呼吁各方在联合国各项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坚决努力扭转实地威胁两国解决方案的不利趋势。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结束占领及煽动仇恨和暴力，无论它们来自哪里，无论谁是肇事者，也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为了在基层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而进行努力，以期利用创新思想为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两国解决方案——作出贡献。

关于加沙的爆炸性和不能容忍的局势，包括影响200万人（其中一半是儿童）的持续电力问题，我们敦促巴勒斯坦政治利益攸关方在有关各方的帮助下寻求切实解决办法。在一个已经在处理异常困难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地区，必须持久解决加沙的水、卫生和电力等基础设施问题。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它继续为5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开展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充足、可预测和持续不断的资助。

除了法国、埃及、约旦和俄罗斯联邦等几个国家采取的外交举措之外，还有美国目前正在做出的努力。

塞内加尔认为，在最近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重申《阿拉伯和平倡议》是向前迈出的重大步骤。塞内加尔大力鼓励和支持所有此类倡议。

同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正在筹划于6月29日和30日在纽约组办的纪念长达50年的占领的论坛，是为了增进各方之间的了解并以和平、谈判和政治方式解决这项争端的努力的一部分。

最后，我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加倍努力，重拾分治计划的精神，使巴勒斯坦人也能和以色列人一样，在1967年边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主权国家。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卜勒·盖特先生、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长老会成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和赫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杜兰先生作了情况通报。他们所描绘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整个地区的局势十分严峻。

在一个充斥着诸多致命危机的区域环境中，以巴冲突因其旷日持久和结构方面的原因尤为突出。从持续时间之久说起，从现在起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举行大会经第181(II)号决议通过分治计划七十周年纪念活动，该计划通过之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以阿战争。本月也适逢1967年战争和之后发生的巴勒斯坦领土和东耶路撒冷被占领五十周年。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刻看作仅仅是一个纪念时刻或者听之任之，相反它应当促使我们放眼未来，为我们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由于以巴冲突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结构，因此尤其如此。无法达成该冲突的解决方案——这本身十分严重——也是对国际安全的持续威胁。由于该冲突的性质十分严重，并且由于其象征意义及其在集体想象中所占的位置，这个尚未解决的冲突的范围具有结构性，并且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但凡冲突风险有任何加剧，都会不受控制

地影响该地区的稳定。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屈从于虚假的现状，它掩盖了每天在实地和精神上的侵蚀。这条道路的目标很明确：终止两国解决方案，使其成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这会迈向未知的境地，并有可能导致局势恶化。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目前的可悲局势已经持续了太久。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已经持续了太久。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因占领被剥夺了合法的建国权利，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前景日渐渺茫，并随着定居点政策的扩张而消逝。本月初据宣布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新建了近3000座房屋，这是令人不安的趋势的一部分。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字，这标志着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定居点修建活动增加了70%。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有近60万名定居者，我们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面临着有可能与两国解决方案失之交臂，而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占领在国际法下属于非法行为，它导致和平无法实现。

这一局势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持续了太久，因为永无止境地追求占领和殖民有违于以色列国的民主基础，因为只有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和平，以色列才有可能充分融入更广泛的区域，因为暴力在缺乏政治解决而形成的缝隙中滋生壮大。

星期五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袭击——这次袭击夺走了以色列警察部队一名年轻女性成员的生命，法国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是证明我的观点的又一个可悲例证。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一波接着一波的暴力浪潮，只会加重相互对抗。

然而，尽管现在以巴冲突是将中东四分五裂的最持久的冲突，但它也是唯一的其解决方案已为人所知并在国际社会内部得到广泛认同的冲突。尽管实地局势不断恶化，但未来协议的各项要素并未改变：在1967年分界线和相互商定的领土交换基础上划分的毗邻、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以巴勒斯坦为两国首都，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一个商定、现实、

公正和平等的解决方案，和平安全地生活的两个国家。

无论对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来说，除了两国解决方案，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过去50年告诉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相互交织，没有人能够通过否定另一方的民族愿望，来持久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

最后，我再次公开表示法国对加沙地带局势的关切。该领土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持续大约两个月的供电中断而加重。今天，加沙居民平均每天只有二至四小时的用电时间，能源危机尤其对医疗、卫生和水处理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尤其是在人道主义层面改善加沙状况。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履行职责，确保能够在加沙并为加沙找到持久解决方案。情况紧急。如果不采取行动，目前的紧张局势会导致一场新的致命冲突爆发，正如加沙地带在过去九年中经历的三次冲突那样。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以色列必须履行其职责，减少对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的限制，这应当成为取消封锁的先行措施，同时必须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和解协议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在三方解决方案基础上实现团结，就无法建立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

法国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朋友。因此，我国能够真诚地同他们交谈，并一再吁请他们回到谈判桌旁。正因为如此，我国将永不言弃。我们将继续同我们的主要伙伴一道采取行动，推动实现该项目目标。

在该区域，《阿拉伯和平倡议》仍是个基本框架，有利于使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成为推动以色列融入区域的第一步。我们希望，美国政府通过继续开展外交努力作出的承诺将有助于重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谈判进程。我们同欧洲联盟伙伴一道，随时准备帮助双方恢复谈判。

五十年的占领意味着连续两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历过当前的冲突。这种局面造成身心上的摧残。现在该是结束这一局面的时候。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所有通报者的宝贵真知灼见。

年复一年，安全理事会成员见证了中东和平进程似乎永远陷入僵局这一严峻现实。安理会的组成发生变化，但鉴于总体局势几无变化，在谈判桌旁听到的信息和信号基本上依然如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不必再玩点名羞辱游戏。打破僵局的良方也是众所周知的。双方都知道人们期待它们采取什么确切步骤。

我们不得不再次对不断重演的暴力事件表示强烈关切。6月16日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门附近被挫败的恐怖袭击事件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目前面临的局势非常危险。我们谴责一切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并赞扬警察部队展现出专业精神，不让平民受到伤害。

国际社会屡屡听到充满善意和愿意探索和平方案的声明。然而，所缺失的是以具体行动落实这些声明。必须详尽探索和争取一切可用的途径和机会，以期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带来更大的安全。

我们继续认为，中东和平进程能够而且必将取得成功。尽管在克服目前的僵局方面存在众所周知的困难，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安全共存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原则依然有效。

我们无疑与那个目标相距甚远。在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之前，双方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然而，好消息是，过去两个月，我们看到一些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进行的高调访问。我们希望，最近奠定的基础将为重启谈判进程提供必要的动力。对双方而言，关键是正确解读这一信息，并抓住机遇。然而，要避免的一件事情是为对方设定条件，等待它作出单方面让步。重振政治轨道的举措务必对等。

有鉴于此, 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高层官员举行的会议。会议期间, 双方商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经济状况, 使C区的巴勒斯坦人得以取得更大发展, 调整以色列的执法政策, 并延长约旦和西岸之间由以色列控制的艾伦比桥过境点的工作时间。这些步骤对双方都有利, 因为它们改善了便于恢复谈判的氛围。我们高度赞赏美国再次努力把它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虽赞扬这些措施, 但绝不能忽视侧重于政治解决办法的重要性。否则, 如果双方继续固守其根深蒂固的立场, 我们将目睹过去五十年的历史重演。50年后, 尽管与会者有所不同, 但安理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今天的会议重复举行。为避免这一局面, 我们重申, 出路在于拟定一项可行的以巴和平协议, 其基础是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和马德里框架, 包括土地换和平原则、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四方机制”路线图以及双方以往达成的各项协议。

阿莱穆先生 (埃塞俄比亚) (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及迈克尔·多兰先生分享其真知灼见和观点。他们全都满怀激情地发言——而且恰如其分, 所作的通报颇有助益。我表示非常赞赏。

我们知道, 正如许多人提到的那样, 有一个历史事实为本月中东问题通报会提供了背景——2017年6月是1967年产生种种影响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发生50周年。毫无疑问,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是过去几十年来基本上一直困扰中东的危险局势的核心争端之一。

今天的会议使安理会有机会反思迄今所作的努力, 并再次承诺协助解决这一长期争端。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不能声称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够多。我们都以失败告终。

姑妄言之, 埃塞俄比亚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我们完全支持两个国家和平、安全毗邻共存

是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争端唯一可行选择的目标。不幸的是, 和平迄今依然遥遥无期, 这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有害, 也损害了中东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双方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背道而驰的行动不仅继续加大沮丧情绪和不信任, 而且还破坏了两国解决方案的基本可行性。

我们完全清楚, 归根结底要由双方实现和平和解决冲突。因此, 双方绝对亟须恢复有意义的直接谈判, 以便在相互尊重和妥协精神的基础上, 达成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实现巴勒斯坦人的建国心愿。我们认为, 安理会有义务也有责任支持和鼓励该进程, 以确保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现持久和平。丧失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悲剧。安理会有责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以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要感谢通报者的发言, 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和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先生。我也欢迎长者会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和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参加今天的会议。

玻利维亚重申, 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 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照相关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 在1967年以前国际公认的边界内, 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自由、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按照宪法, 玻利维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它提倡各国人民培育和实现和平的权利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各种形式的侵略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和冲突的途径。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 确保在以巴冲突中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唯一替代办法就是通过直接谈判, 利用《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现有机制并遵守本组织自己的决议。

玻利维亚要借此机会回顾指出，1967年11月22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242（1967）号决议。该决议指出，实现中东和平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色列武装部队自那时起撤出他们占领的领土。我们同样要突出强调的是，近年来出现了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一局势的各种倡议：1978年由当时的美国吉米·卡特总统领导的戴维营会谈；1991年的马德里和平会议；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2002年由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2003年由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组成的四方起草了路线图，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和承认巴勒斯坦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双边性质的问题。整个国际社会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这方面，就在几个月前，在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十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宣言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我赞同他们的意见。我想再次指出，不结盟运动国家聚集了国际社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这个议题不仅引起安理会的关切，而且正如我所说，也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

请允许我宣读声明中的有关段落。

（以英文发言）

“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表示，希望在解决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地位问题，即难民、耶路撒冷、定居点、边界、安全、水和囚犯问题上取得真正而迅速的进展。他们强调，公正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缔结最终全面和平协定的必要条件。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努力支持和平倡议，以克服一再导致谈判失败的障碍，并在这方面强调，他们严重关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这些严重局势是占领国以色列持续的非法政策和做法，以及对和平努力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他们尤其对加沙地带的局势急剧恶化表示严重关切。这是以色列

2014年7月和8月的军事侵略造成的，侵略导致普遍的人员创伤和破坏，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持续军事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他们谴责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实施残暴的军事行动，占领国因此持续严重侵犯人权并据报犯有战争罪，包括过度使用武力和滥杀滥伤，多年来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导致财产、基础设施和农田大量被毁。他们还谴责以色列建造非法定居点的活动，占领国因此严重违反国际法，继续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并迫使巴勒斯坦平民流离失所。他们进一步谴责极端主义定居者团体的挑衅和煽动行为，包括亵渎被占东耶路撒冷的圣址，以及对清真寺和教堂的破坏，这些行为都助长了紧张局势，提高了宗教敏感性，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动荡。他们还谴责以色列通过各种非法措施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集体惩罚，尤其在加沙地带。自2007年以来，加沙地带一直遭到以色列的非法封锁。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再次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停止所有此类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等国际法的行为，并充分遵守其法律义务，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的法律义务。

“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和平谈判与以色列殖民活动不相容，要求立即停止和逆转所有此类非法活动。他们对以色列定居点、隔离墙和检查站网络造成的广泛的实体、经济和社会破坏深表关切。这些定居点、隔离墙和检查站网络将巴勒斯坦领土分割成几个单独的地区，包括几个有隔离墙的区域，将东耶路撒冷与其他领土隔离开来，迫使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许多贝都因人家庭，尤其是在约旦河谷，并彻底摧毁了一些社区。他们强调，这种行动严重破坏了被

占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完整性、可存活性和统一性，并危及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在实体方面实现两国和平解决方案的前景。在这方面，他们回顾了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并呼吁迅速履行其任务授权，以弥补隔离墙使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损失和痛苦。”

(以西班牙语发言)

这是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中东正经历的严重局势的核心。玻利维亚认为，回顾五十年，即半个世纪以来，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实施有系统的占领，这是无可逃避的责任。必须通过两个角度来看待这次会议。首先，这次会议必须被看成是对和平的呼吁以及对所有和平倡议的支持。第二，这次会议必须被看作是人们认识到，五十年来——如果我们只是谈论占领问题——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遭遇了集体失败。在此期间，我们辜负了5百多万巴勒斯坦难民。今天是国际难民日。50年前抵达第一批难民营的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儿女和

孙辈生为难民。国际社会的失败在过去五十年留下了印记，因为巴勒斯坦局势、占领和定居点建设的加快都显示出，我们是如何按照双重标准行事的。实际上，有些决议没有得到遵守，而且我们不想谈论这个问题。这是长达50年的集体失败，因为今天，就在这个会议厅，有人警告我们，我们正处于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边缘。在即将发生的悲剧的阴影之下，是串通一气的沉默。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这是长达五十年的失败，因为定居点建设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有所增加，而且我们的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最新决议（第2334（2016）号决议）没有任何作用。五十年来，我们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失望了，因为毫无疑问，两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中。五十年来，国际社会同样让自己失望了，因为我们无法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下午1时散会。